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弟五十八

滑稽列傳弟六十六

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危之類以比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董份曰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辨惑曰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語在田完世家中

邰泰衢曰按田完世家有威王而無好淫有淳于而無隱諫今日語在田完者何與唯楚莊王有鄭姬越女之淫有伍舉不蜚不鳴之

諫非威王也非淳于也齊威元年後于楚莊元年二百三十二年淳于乃齊威之臣優孟乃楚莊之人滑稽傳云淳于髡後百餘年有優孟優孟以談笑諫楚莊王是以齊威而反前楚莊矣夫既齊威可以前楚莊又何不可以楚莊之事屬之齊威乎前後彼此一任錯綜真可謂滑稽矣

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邵泰衢曰田完世家威王六年魯伐我入陽

闕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楚兵加我誠非細故師聞而遁豈無明文今乃敬仲世家缺而不錄滑稽一傳獨紀其事者何與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史遷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習學記言曰淳于髡任己自賢于當世無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可知也至遷欲列於滑稽之首遂使與二優同稱斯太甚矣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史通曰蓋語有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
窈陰異等脩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之造化
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
衣冠談說容或亂直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
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焦既亡
累年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
書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沒時日已久楚王必
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骨再肉所由闔棺
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

以罷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
所為者哉
因
歌曰
史詮曰優孟歌詞不叶韻何以稱歌耶大類
文體按廣文選載孫叔敖古碑優孟歌與史
記小異其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
為而不可為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
家成廉吏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
子孫困窮被褐以賣薪貪吏常苦富吏常苦
貪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此歌之

有韻者

乃名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曰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究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姤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水經注曰汝水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王莽更名之曰治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為封故能緜嗣城北猶省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

焦氏筆乘曰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徵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嘗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歌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

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冨廉常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愚按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不同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

黃氏曰抄曰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上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

愚按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輒乙其處

楊慎曰乙謂讀其正處而書紀如一字以紀之今之書程趣止也

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柯維騏曰按東方朔事詳漢書維雖詼諧然其諫上林並諫內董偃罷酒宣室及述孝文恭儉以諷淫侈有汲長孺之直焉夏侯諶嘗贊之曰出不休顯入不憂戚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諸氏誤以滑稽目之揚雄班固於朔亦云何哉

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髠獻鵠於

楚

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髠事誤入於此　史詮曰東郭先生章末有王夫人一節與上文不

相屬又有淳于髡獻鵠一節尤為無謂不知
何故附此豈後人剿入之歟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

愚按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西門豹為鄴令

黄汾曰西門豹賢令也徒以一時權詭而遂
列之滑稽　余有丁曰按漢書朔傳尚有射
覆詼諧等語令褚先生所載者絕無安可與
孟旃比而東郭先生之白衛將軍王先生之
語北海太守西門豹之投巫嫗誠所謂便計矣

言賢大夫也何嘗滑稽又何得入滑稽傳耶

苦為河伯娶歸

水經注曰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娶歸祭於此陌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

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

水經注曰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黄氏日抄曰傳為楚之卜人司馬季主作也謂宋忠賈誼問卜於市而季主歷詆士大夫

之為非 自陳卜者之為貴殆有取其識世之言而載之歟然未必皆其實也果其實則亦小道致泥放誕不遜人也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上自朝廷下達郡縣上綱下紀共為扶植而後庶民得以生息於其下所謂代天工者也若卜之為伎不在農工商賈之列浮浪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者此顧乃算計利害自逞得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何異衣食於祖父而反笑祖父之無聞知而宋忠賈誼反屈於其說哉愚故曰未

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志於當世之忿心爾　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辯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愚按集解引墨子比之齊云云出貴義篇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横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愚按龜筴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卜官不同文帝而更興盛也索隱解迂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

王也

比周寘正徐廣曰客旅謂之寘人求長官謂之正

徐孚遠曰寘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愚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

傷天理絕人命豈可為訓蓋如月令所謂戒

其容止者產子猶言生子也

不見奪糈

淩稚隆曰按說文云糈齋財問卜也即詩握

粟出卜是也

堪輿家曰不可

漢藝文志攷證曰周禮保章氏注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数也占夢注今八會其遺象疏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又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鄭荅張逸問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有癸亥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

建除家曰不吉

淮南子天文訓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

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臨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　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注曰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文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注曰其日當建日知録曰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户

叢辰家曰大凶

愚按漢書藝文志有鐘律叢辰日苑二十二

卷

太乙家曰大吉

日知録曰日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從横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註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

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在徐五為天禽其應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兗天衝

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青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宫也此謂以九宫制九分野也

人取於五行者也

曰知禄曰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為寶以困為伐今曆家承用之

史記疏證卷弟五十九

龜策列傳弟六十八

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輙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為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陳子龍曰龜策傳宜載古之善占者如後史方技傳之例可也褚少孫止序宋元王一事宜來劉子玄之譏矣　徐孚遠曰太史公天官家與日者龜策二家相為出入故

著其傳
至今上即位
容齋續筆曰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即是史遷
指武帝
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
史詮曰監本讀之字句閩本之作必屬下句
讀當從閩本
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愚按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𢷎而用之

余有丁曰按宋不稱王止偃稱王而滅無元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詐殺諸公子無無強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愚按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託元公為元王

漁者豫且
愚按莊子作余且

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
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

今昔壬子

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覩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吾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

隸辨曰吳仲山碑節度無隻字原云雙從省文疑此二字古或通用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

愚按此與下紂有諛臣名為左彊不必實有其人彊梁皆非美名不過借以協韻耳韓子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呂氏春秋夏桀染於

羊辛岐踵戎戲紂染於崇侯惡來

教為象郎許慎曰象牙郎

陳子龍曰郎以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園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投之石室

危林曰呂氏春秋曰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

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又曰執季歷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晋書束皙傳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據諸書言則季歷在商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為紂殺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徐孚遠曰是伯邑考之誤也　愚按吳越春秋文王囚於石室

以韋為橐橐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

愚按武乙之惡亦歸之桀紂邪

使工占之所言盡當

莊子曰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此橫吉

余有丁曰凡言此者必當時有象而繫之以此詞今無象特存其占耳

貨殖列傳弟六十九

法言曰或問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

食飲水褐博沒齒然也宋咸注楊旣以蚊䖟貧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貧殖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子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無答文者蓋揚鄙其不諭教而彊見難也　習學記言曰占之聖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及其敝也上下無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鬭其力專其利爭奪而不媿贍足而不止老聃以是為教者之過也故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彼

以為不貴難得不見可欲能使之然雖非正論尚有意也今遷將以聖人之所教老氏之所廢者同歸一途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在聽於姦猾不執之細民而後可則孰與為治蕪失之矣

辨惑

曰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列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戒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于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于無謂矣乃若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汙編錄而

遷特記之子班固徒譏遷之稱崇勢利而羞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覈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横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獘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賛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

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識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善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郎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

姓意九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
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
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
農諸官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
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
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郎廟巖穴
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
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
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好事惡業賤行辱
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謂知太史哉

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余有丁曰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　趙恒曰若欲使老死不相往來則必塗其耳目乃可耳豈能行哉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

陳子龍曰此言山西蓋指褒漢之間故多材竹也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

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為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愚按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

愚按周書大聚觧云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

天下壤壤

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故歲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

越絶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毁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决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

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
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
務完物無息幣
凌稚隆曰按完者无不有也息幣即無藏
計然之策七
愚按越絶及吳越春秋計倪進范蠡文種伐
吳用九術
之陶
愚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為曹州
濟陽縣又以為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

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特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白圭周人也

愚按白圭蓋當時之辨士歷遊齊魏中山二十取一之言見於孟子謂新城君見於魏策知中山齊之將亡與惠子辨難荅孟嘗君問魏文侯問鄒公子夏后啓見於呂氏春秋非徒以貨殖見者史公取其一節耳

蠒出

史詮曰蠒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凶字別為句與歲孰相應正實上文人取我予意

地重 索隱曰言重於耕嫁也

史詮曰猶言土厚也索隱注非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

史詮曰繆公以前無孝公按本紀德公居雍

孝當作德

故逐也

楊平陽陳掾其閒得所欲 索隱曰掾音逐緣反陳掾猶經營馳

劉辰翁曰索隱注陳掾猶經營繆當是楊姓

陳姓因緣其閒得所欲耳掾緣通 余有丁

曰按如劉說則楊字當移在平陽之下而又

改掾為緣乃當 愚按經營馳逐以解陳掾

索隱固無所出若以楊陳為姓不唯字義顛倒且史公方論各方風俗未暇以諸富人氐其閒也楊陳猶為人姓亦當如猗頓之鹽盬郭縱之鐵冶以暨後所言程鄭卓王孫之屬皆有業可稽不當用空言相曉也湏溪之說不可從

而民雕捍少慮

愚按忿不思難也

北鄰烏桓夫餘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

奴冐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

魏志東夷傳曰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本屬玄菟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

浙江南則越

史詮曰言浙江以南俗則越省文爾

以故呰窳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迭也

徐孚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為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得償也

日知錄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以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註非

進醵飲食

楊愼曰進即博進主進之謂

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辨惑曰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

又可羞乎

醯醬千瓨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瓨短頭長身之罌也王應麟補注曰說文瓨似罌長頸受十升廣韻作缸瓬方言罌桂之郊謂瓬注今江東通名大瓮為瓬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余有丁曰貪賈貴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貴出如糞土故五之

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跶

楊慎曰蹲跶同莊子紀他跶于窾水注蹲也

愚按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跶矣

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華陽國志曰臨邛縣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貲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辨惑曰既言以其故則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也

余有丁曰纖非纖嗇之纖觀下轉轂百數可見正是纖巧侈靡耳　愚按既字與前文相應前云周人都河南即下洛陽街居是也其俗纖儉習事非即此既纖之謂乎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日知錄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

之究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

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眕眣督組叢史上道都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

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註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爭取賤賈金玉也

凌稚隆曰按賤賈即田畜價之賤者晋說不知所謂　金甡曰按晋說宜注上文豪傑爭取金玉句下

盡椎埋去就

日知録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䀜也

愚按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拙字應作䀜矣

史記疏證卷弟六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

愚按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

前

以傳劍論顯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金姓曰按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悞

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

愚按武臣非自號也張耳陳餘號之耳劉敞

漢書刋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爲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

真德秀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黄老故其論如此

形神騷動

史詮曰漢書騷動作丞哀

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劉子翬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長短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強本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敘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孔

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正名實孔子曰惟名器不可假人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者哉論儒之迹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

脩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

使天下法若此

史詮曰漢書法作共

使人儉而善失真

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爲者遂悞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繳繞即檢束之意也

曰物與合

史詮曰漢書與合作與舍

上會稽探禹穴

楊慎曰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是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蜀志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悞　愚按升庵此言殊為穿鑿下文文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

則徧遊萬里矣何乃以不經見石泉之禹穴為誇乎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邵寶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已故曰夏時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改正不改歷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

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習學記言曰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麄淺妄意非其實也然後世多以為按據雖自命精深者猶隨其說余於春秋及左氏傳既頗著見之今以遷所聞略疏其下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小子

何莫學夫詩又曰夏禮吾能言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於六藝蓋樂而學之謂斯文之在也其所以脩春秋者史法未正明義理未一舊章可續近事當明所以遺後世者大矣若夫諸侯害大夫壅言不用道不行而以是違王事者是欲大孔子而友小之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習學記言曰若春秋如是而為王道之大則詩書禮易豈其不如是而為王道之小此漢人專門之說而後世學者信之以為孔子自珍最後之書使其於道不深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習學記言曰六經豈自為分別而各擅其長乎漢人之陋往往而是其中亦有遷自出意者不特董生語也夫專門者既視他經為無有而能盡知六經者又止於如此道何從而明哉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習學記言曰若書之仲虺湯誥武成論語堯曰洛爾舜至於舉逸民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矣春秋因事以明義雖其大指歸於撥亂反正然天子諸侯大夫之間節目甚多未易言

也公羊區區執藩籬之見開苛擾之門已則不正而何以反亂世於正乎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已皆失其本已

習學記言曰湯武以仁義拯桀紂之暴戾保諸侯之國家一本而已非各有本而失之也如公羊董生之說銖寸以度之則安能免比禍哉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習學記言曰按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而成王執金縢之書以泣其君臣之際變而復正不以能知春秋為王也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習學記言曰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孔子自謂無可無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

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故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道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則奚取於聖人春秋之學蓋不然也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習學記言曰古無被人以空言而為義者春秋之時家異意人異說而義有隨以異者如趙盾許止及其他赴告書法多一時立義春秋不能盡正而有因之者非以是為當然也

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生者難知

習學記言曰此稱非春秋本義以法對禮乃漢儒語也　學者必學乎孔孟孔子之言約而盡其義孟子之言詳而義不遺今董生說春秋至數百千言前後章義俱不盡雜然漫載遷之言亦然學者以為是與孔孟同撓而從之斯大患矣

而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李陵李陵降也）舉

史通曰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乍是同陵陷沒遂置於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於國

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録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蚕室也正義疎謬每如此

金姓曰按正義誠踈然是襲衛宏之說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

董份曰呂氏春秋蓋不韋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蓋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因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往往如此

作項羽本紀第七

鶴林玉露曰班固去司馬遷未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焉孟遷以秦焚典籍使羲黃至孔子之道幾於隨地涉與羽先後倡為亡秦之謀可謂有大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失其道云云作項羽本紀蓋奮於鉏挺以亡秦者起於陳涉

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

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意共所疑

董汾曰洞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
隱釋為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間不容翻忽

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閻若璩曰曾子
云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

日知錄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
削也滋甚義同徐廣註以為痟若非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辨惑曰嘉父之謀作齊世家嘉旦金縢作魯世家其序燕云嘉甘棠之詩其序衛云嘉彼康誥序宋則云嘉微子問太師序晉則云嘉文公錫圭卷此類甚多夫史書實録也事所當記善惡必存豈嘉一事而後作乎

嘉文公錫珪卷

愚按錫珪卷者文侯此仍踵世家之誤詳見索隱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

余有丁曰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

鄭樵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

陳子龍曰三王世家太史公明言以册文之善而存之自應無他詳紀其云補作者非也

獵儒墨之遺文

鄭樵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同異

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長洲何焯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於傳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孟夾漈或讀之不詳

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詮曰漢書叙孟嘗傳第十六平原傳第十五匈奴傳第五十二與史記不同

壯有溉

凌稚隆曰按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溉字下文疑有闕文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

削為紬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雜識曰夫酷吏佞幸類皆小人之立傳大抵著其罪惡以為世戒而遷獨有取於此等然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

救之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

鄭樵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孑孑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三王不同龜

愚按漢藝文志有夏龜二十六卷推此言之

則商周宜有遺書也
四夷各異ㄏ
愚按龜策傳云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
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
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通曰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
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
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
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
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　又曰尋史記

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
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
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
聚舊記時插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
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又曰史記者
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
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
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
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
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

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又曰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里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　西伯嬴自翳伯至于

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